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四卷目錄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書中一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書經籍志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五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六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七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八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九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一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二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三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五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四卷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書中一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書經籍志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五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六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七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八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九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一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二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三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五

宋史藝文志

淮南要略云樂土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一作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坡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蘇星見淮南王心悵

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蘇星出長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蘇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事急當器器械以備金

錢路遺都國侯尉士奇材諸將士為方略者安

拔言諸將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茲蘇淮南王

有女陵越有口辨王愛陵常多千金使為中調長安

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春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娶王皇太后外

孫修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長太子妃知而內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二月不同席王乃作為怒

太子閉太子使使紀同內二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

去王乃上書謝罪去之王后奉太子遷及女陵得愛

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殺擊人元朔五年太子

學用糧自以為人莫及聞國中備械乃召與賊

一再辭讓謀中太子太子怒被悉此時有欲從者

數詣京師被即斬棄劍奴太子遷數悉被於王

使即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逐亡至長安上書自

留下共事王封河南河內治淮南太子王后計

欲無通太子遂殺兵反計猶十餘日未定會有

四郭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蘇星言不吉太子遂

勃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王

尉治罪連王王使人侯同侯公卿公卿請連治

王王恐事發太子遂謀曰漢使即連王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鐵房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四卷目錄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書中一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書經籍志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五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六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七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八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九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一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二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三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四

宋史藝文志

淮南子部彙考十五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四卷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

武帝 年淮南王安書內書二十一篇及外書中篇

入朝獻內篇上覽秘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淮南王列傳淮南王長者高祖少子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歸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歸布初地九四郡

上自將兵擊歸布王歸布即位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驩歡不奉法上因親故寬赦之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韓廣侯等共太子奇謀以擊軍四十乘反各口事景帝之淮南王乃不食死上吳甚悲乃以刻侯葬淮南王八月上櫛淮南王

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十二年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而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追尊淮南王為厲王十六年乃立其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

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魯王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疑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武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對諸百姓

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奏書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力迎王霸上與王語曰今上無太子大王親為皇帝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富事一曰是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饗武安侯金財物除結客賓

淮南要略云漢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一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茂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蘇非見淮南王心悵

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韓王出長尺然尚流血

子里今蘇非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事急當器器械以備金

錢路選郡國諸侯士奇材諸將士為方略者安作

拔言諸將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茲甚淮南王有

女陵號有口辨王愛陵常多千金使為中調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春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娶王皇太后外

孫修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長太子妃知而內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二月不同席王乃作為怒

太子閉太子使令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

去王乃上書謝罪去之王后奉太子遷及女陵得愛

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殺擊人元朔五年太子

學用權自以為人莫及聞國中儒術巧乃召與戲

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怒此時有欲從者

數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倒奴太子遷怒怒於王主

使即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逐亡至長安上書自明

留下共事王封河南河內南潁淮南王太子王后計

欲無通太子遂殺兵反計猶豫十日未定會有詔

四張太子當是時淮南相舉壽春王太子地不違

勃不敬王以請相相舉壽春王太子地不違

尉治踰踰連王使人侯何陳公卿公請連捕治

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連王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鐵房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制殺之臣亦使人

制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幾是時上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諡曰即詔監王王國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語王以兵爲後事耳王自度無有不發中尉遂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護會匈奴者當赦等略略明詔當衆市詔弗許公卿請殺王王詔弗許公卿請則一縣詔則五縣使中尉宏殺淮南王郭卿以刑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殺王王初聞漢公卿誅之未知得計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刑其恥之然淮南王制地之後其爲民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言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臣被左吳等罵與地圖部書長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委駕廷臣必徵廢廖王不即當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復吾車能北面臣事賢子乎王坐東宮召臣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懷德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禍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鹿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衣也王怒殺臣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盡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聞此千歲之可見者大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不足爲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諫願大王母爲吳王之過昔秦絕先王之遺教衛

士繆母者秦禮義而詐力任刑謂韓負海之東牧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耕種不足於積糧女子紡績不勝於簪形連年征伐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僅戶千里流血頭載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故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樂神曰汝無王之禮薄得親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貢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十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黃金五鉅鎰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益怨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歸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爲秦所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大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赭衣繫獄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南主建業山見芝成宮闕不一年廢除吳廣發秦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踴躍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臣願之若早之望而放起於行陳之中而正高皇帝之功高皇帝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德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然漢復不顧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給餉以爲養秦海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載中國數千兩事國富民業行珠玉金帛賄諸侯大臣獨貴臣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取於大衆取於衆父奔走而東主於丹徒越人

衛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天下衆不能成功者何哉逆天而不助時也不合大王之兵衆不能平吳楚也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王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討之不用王比干也故微子曰紂貴爲天子死而不若匹夫是則先自絕於天下矣夫死之且而天下笑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絕而不揚漢流而橫流即起聲應而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獨有氣節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忌憚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王太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後建材受放欲害太子以其謀殺太子知子知之數捕繫而榜告建材其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使使所毒春社並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壽樂苦於口利於病言過於利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秦太子太子還病疾善建建父不害無罪罪數捕繫殺之今建材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侯侯孫壽卿奉丞相公孫弘孫淮南王殺其父父乃家淮南南事於弘弘乃議淮南有罪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材許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惠之欲殺同伍被曰漢廷官天下治也故曰天下治而王惠之說君臣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謂臣臣之義父曰官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象錯雜古之道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也東萊富賈周漢天下迄無不遵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販販先笑入獻車厥入降廣長倫關朔方
匈奴折節傳馬失機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
爲治也王恭肅肅范非王開被山東即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黃巾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曰被所善者黃從從大將軍擊倒奴還告被曰大將
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義皆樂爲之用騎上
下山若黃材幹授人誠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謂者曹樂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賞
敵功敗者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
乃敢飲軍能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
以賜軍吏謀古者將非過也王默然淮南見建已
徵治恐國險事且覺欲發械又以爲難乃復問械曰
公以爲吳興兵足耶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使謂足吳處子孫無遺類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就處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官耳且吳何如反漢將一日遇成
舉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機親先要成舉之日周放下
穎川兵塞轅轅伊關之道陳元發南陽兵守武關河
南太守獨有舞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
東上黨關河內趙國入言曰紀成舉之日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殆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依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未驗知昔
以爲有禍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禍何也被曰
大王之輩臣近奉表使來者皆面稱殺掠餘無可
用者王曰臣陳吳與無立錫之地十人之聚起於大
澤響聲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咸陽而兵百二十萬

今各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千餘萬非直道成之
衆豈難辦哉公何以言有陳無備被曰在者秦蜀
無道殘賊天下無與來之蜀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
賦發關左之戍又不敢予子不便勞政苛明曉天下
然悉若焦民皆引頸而望領王而聽悲哉嗚呼天下
而悉上故陳舉大可下聖德當今陛下臨制天下
一齊海內震怒然陳舉德慮已雖未言聲疾當庭
命雖未出化地知時心有所懷欲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部極熊也大王以
陳舉吳與論之夜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
李都後曰被有應計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四方之郡困地廣火旱民徒者不
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以傳爲示相御史諸書徒郡
國秦依任侯及有封罪王上赦令除其罪盡五十萬
以上者皆從其家貲朝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傷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郎官認發遺者以逮諸
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皆得歸武隨而說
之便可徵李計得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
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收入宮作皇帝密奏丞相御史
大將軍軍吏二千六百都督金丞印及旁近郡太守
都尉即漢使節法詔知伍計使人爲得罪而西
事人將軍丞相相一日督兵使即刺殺大將軍青而
說丞相下之如督軍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一千
石不應王乃與在陳謀殺殺相二千石傷失火官中
相二千石致火至即殺太子未決又欲令人求盜
衣持得散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乃使人至陳江會指爲求盜未發王問何被曰吾舉

兵西據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
山以蔽廣江有齊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衝
絕豫章之口獨擊歸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
都會稍南通動趙屈強江淮間皆可得延歲月之善
王曰善無以易此意則走避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遣淮南王太子意則上趨廷尉臣以拜淮南王尉
連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諂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出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金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聖臣可用者
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特發恐功臣頗
會遣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伍伍
自詣史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及陳諸君如此史因捕
太子王后國王宮重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
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案候數千人皆以罪輕重逐衛山王
上賜淮南王弟也當赦坐有司請逐捕衛山王天子
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重諸侯王列侯會
謀承相諸侯逐王彭越趙主謀逆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淮南王安是入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伐誅膠西
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謀正傷心亂天下
美惡百折臣等奉命作伐春秋伐口臣無將將
而承安罪罪者將謀反形已定臣等臨見其書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是入逆無道當伐其法而
論國史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法法中
者不能相放當官官制爵爲士伍母得官爲吏

矣擇去而並漢宋唐刊而茲奇矣試取韓公子言顧之而乃非歟也劉安氏之言曰作者驗意後清明之士執元鑑于心者焉微三君子時富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千雲者知子雲嗚呼噫知夫子載而下不爲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雜家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淮南子部彙考三

雜家

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

淮南子部彙考三

雜家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

宋史藝文志

雜家

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王應麟藝文志考證

雜家

淮南內書二十一篇

淮南王安得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長安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篇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受覽之西京雜記云書漢記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目不字中皆扶風雲揚子素以爲一出入千世百金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皆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著此書

馬端臨文獻通考

雜家考

淮南子二十一卷

吳氏曰漢劉安撰淮南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經說仁義者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遊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慎注漢目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似吳大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經稱齊俗也應記論語言春秋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皆曰亦云第七十九七非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三篇蓋文亡三篇蓋李氏又少其一佚者蓋李氏是正之也今本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容蓋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長安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

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齊魯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說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皆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覽嘆慕他人制作不可企及者又慕其辭賦有得奇處思我每日淮南子之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備中文章無所有不知其莊別又讀其書二十篇備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雅出文之洽視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故得於莊別淮南之書論錯於不章之流其精好者又如五杯紫露之書是又非備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撰謀出奇馳

術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於淮南一時所延致也非止蘇飛之流也蓋是時武帝皇帝尚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時方士搜逐來神仙諸怪日作新其有或於淮南所謂崑崙城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

雖不仙猶李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士之厭常玩作者往往表其書見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楊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此公之用大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對取焉耳悲夫

周氏謬謬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第五九二篇之〇三集

法諸家雖章分事兼欲成共補而本末愈不相應且拜其事自相悖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定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前來貢還運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轍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若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以不善人類又甚矣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卽是舊語不可曉也序言自諱之少從同縣鄭君受其句讀重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諱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諱乃濮水人其出處略可見

淮南子部總論

淮南鴻烈解

卷略

鴻烈也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理通理經未能備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勢知矣要舉凡而語不詞詞徒難盡數大宗儒爲人之博得將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

說又恐人之難本故未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世游息故兼三十篇有原道有原人又言天地有地形有時則有賢有精神有本標有主條有謀謀有善俗有遠慮有汜論有諍言有政事有治山有設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者述乎聖賢之治六合混泥萬物象太初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理動靜之利害通其志治然可以大觀天秩一言而窮則管天而保萬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藏諸肌膚而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得萬方賢相自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故其者著述終始之化應付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開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制變化之紀並符元妙之中通達造化之母也天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輝開泰之期別星辰之行知經緯之變遊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結山陵之形邑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園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達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節者所以上下因天時下盡地力揀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于無極周備依依以知禍福張合開塞各有託託也神者以神之神也神者以神之神也時數期使人者知所以從事驚異者所以居至精之過九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

辟之通冥矣也乃如博物引類覽取攝微及悉有類物之可以喻象形者乃以宇宙通貫決運牽引人之志擊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成同類之應陰陽之合形理之版所以令人通類博覽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品類其形數九數取象於天台同其血氣與雷靈風雨比類其喜怒與青黃赤白並明審先生之分別同異之逆順動靜之機以及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攝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時時示世古今之變以冀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聽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暢流通之觀審養性之和分帝上之傑列小大之若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任賢貴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操權操術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而不妄喜惡也其數直施而正邪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稽察各得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終始者破辟道德之論差六仁義之分路離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氣復取攝以相貫鑿幽微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就攻庸應感而不應者也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流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覽萬物之理理財體養之宜舉羣人事之終始者也通應者攬撥遠事之蹤近親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于老莊之微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記論者所以縱橫標顯之間操提掇經之節也後世但直施以推本而兆見得失之變利權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投于勢利不誇惑于事能將有睹觀覽權時世之變而興化推移者

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名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且曰不韋相亦致辭士使人入者。所謂集議以爲十二記。六高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然。然成一篆言。非淮南之強也。古人立論。言議不如秦泰。不如周作。其談

淮南子部紀事

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傷方術之事。而淮南有祝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傳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鄭句車遺遺命方士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功而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更吏始更生謂爲黃金繫首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氏上善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料贈冬減處舍

淮南子部雜錄

西漢書語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十官室計叔重云室室朝歌城外室殷宮名曰宮室似也音宣和之官漢未央前殿有宣室室音宣見集韻齊齊漢書志林云制隋切凡師出師成入廟受齊故云齊也陳琳云將領不足以資齊齊服虔注云易喪其齊齊張齊說也以聲齊天下應衡云齊利也蕭答或云彼齊也淮南子云唐蕭片以伐朝蕭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齊音齊

容積量並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誦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第一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過劉解及計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猶好重童一升粟飽達達兄第二人不相容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後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傳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劉子維家本所存者二十一一篇淮南也卷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前被毛被伍被曹昌等八人參惟左吳曹被伍被見子史重被者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姓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芥隱筆記淮南子水前則傾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芥隱筆記淮南子水前則傾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金
弁州山人宛卷餘編自古文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中美秀特之氣兒輩特多生有所目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子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之類
淮南子云樂因於情而不殺適于夏景糾因於宜室而不誅文于表里不相聞於宜室果聚所也漢不宜以名譽服
淮南子云子思殺欲樂者於五行之山注謂上黨地楊用修引別子稱太行爲太行形從形手音此亦一證也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登金支之爭之而不聽宰折雖不爭而聽孔子焉爲野人所擊子貢巧說而不得焉困拙說而待疑亦萬言也
淮南子云禹鑿金山民治洪水通轅嶺山化爲熊塗淮南子至嵩山下化爲石大抵不經之論
淮氏子驚公之力能伸鐵鉤雲其臣推移大轍水救龍離陸捕熊虎由此觀之封得禍之操所以遠過於桀也
日知錄淮南子諺言訓葬死於桃梧註云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葬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葬死桃部不給附註云桃梧地名舊部即梧子一人註畫而前後不同若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四百四十五卷目錄

揚子部彙考一

揚子部彙考二

揚子部彙考三

揚子部彙考四

揚子部彙考五

揚子部彙考六

揚子部彙考七

揚子部彙考八

揚子部彙考九

揚子部彙考十

揚子部彙考十一

揚子部彙考十二

揚子部彙考十三

揚子部彙考十四

揚子部彙考十五

揚子部彙考十六

揚子部彙考十七

揚子部彙考十八

揚子部彙考十九

揚子部彙考二十

揚子部彙考二十一

揚子部彙考二十二

揚子部彙考二十三

揚子部彙考二十四

揚子部彙考二十五

揚子部彙考二十六



吳德秀西山文集

元吳澄臨川文集

明焦竑焦氏筆乘

揚子部藝文一

揚雄傳贊

與崔瑗書

又與崔瑗書

漢元

各王深甫論揚雄書

太元經記

揚子部藝文二

揚子

揚子部紀事

揚子部雜錄

揚子部外編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五卷

揚子部彙考一

漢

平帝元始

年揚雄著太元經十卷法言十三卷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

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翳者曰文惠初食采於

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翳何別也揚在河朔之間

主恩劄曰左傳揚雄字子雲也揚今河東場

縣

後漢班固

張衡

前人

宋司馬光

曾華

許衡

宋王安石

有田一廬有宅一區世世自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

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宅揚於蜀

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宅揚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

解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

廉隅自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多無儻石之儲妻

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善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

不事也頗喜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香

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文怪屈

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辭賦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

之未嘗不流涕也曰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

能逝遇不遇命也何必凝身乎哉遂作書往往提雄

文而反之自喻山投江流曰子思屈原名曰反離騷

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為曰廣騷又旁惜辭曰下至懷

周表而得氏氏稱號曰揚侯會言云辭爭雄雄魏

越吳而范仲有知伯聲當是時伯聲侯

言皆幻曰漢臣朱東萊衡說曰晉大夫食采於

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焉揚侯有揚侯則

非六卿所備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諱諱

蓋為諱諱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故何得言當是

沙一庵名曰野平時呼平松廣學文多不載獨載反
離疑其誤今成帝時客有爲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阿甘泉泰時沙陰后土日求繡劍召得侍臣承
之適正月從上甘泉武帝甘泉賦以風不戢甘泉
困樂離宮既者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上迎風宮外
近則洪崖秀壁層巒若飛遠則石闕封樹桂露衆
衆衆師得遊觀屈奇塊壤非木摩而不彫繪塗而
不畫周宜所釐度所還夏卑宮室唐虞棟樑二等之
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陳則非時欲默
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適上止於帝室帝嘗若曰
此非人力之所能冀鬼神可也又是時越昭儀方大
幸每上甘泉常法徒在屬車間約尾中故雄驪盛言
車騎之衆參驚之蜀非所日感動天地道靈三神又
言屏玉女御處妃曰微成蠶書之事賦成奏之天下
異焉其行三時落祭后土上通師聖臣橫大河漢汾陰
既終行遊介山問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臨觀陟陟
嶽目望八荒遠遊周之虛渺然曰思唐虞之風雄呂
爲臨川美魚不如歸而結閭還上河東賦曰動不
其十二月羽獵從日馬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洛池苑園林麗數澤財足日奉郊廟御數充苑廚
而已不審百姓膏腴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
餘粟國家放寬上下文足故甘泉其庭醴泉流其
唐虞鳳其樹黃龍游其神樹麟臻其陽神附棲其
林蒼鳥昌在宮虞而下和柳木茂成陽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園百畝日爲尚小齊宣王園四十里
民日爲大裕民之典齊民也武帝廣開上林而宜
春鼎御宿民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

山瀟湘而東則表數百里守是明池家漢河後建章
風廟神明殿宏新臺泰液東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
萊瀛洲俗窮妙極麗離頗刻其三垂曰瞻青冥然
至羽獵田甘泉武帝爲器備諸侯禁衛所尚泰奢麗
謂非臺榭成湯文王三王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
好不折中曰景畫故即因校獵賦曰風外不明年
上將大誇到日多食飲秋命右扶風督民入南山
西自荊刺至雲夢南設漢中張羅置罟捕熊羆
乘船虎豹狼狐氣騰騰載巨機車輪長楊射熊館
目麗臨觀者是時農民不得收散雄從至射獵館還
上長楊賦曰卿民舉慶成文章故將翰林曰爲主人子
墨爲客都曰風不折也哀帝時下傳置賢用事諸附
離之者或起家至一千石時雄方本元有戶自守
泊知也或謂雄曰元尚曰而雄解之號曰解潮
雄曰爲賦者得曰風也必推類而言博覽之辭
閭侈行假使人不能知也便迫解之於是然覽
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曰風
帝反標標有像之志蘇是言之賦動而不止明矣
又頗似俳儻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
子時賦之正也於是殿不復爲而大瀛思渾天參
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學九探極之七百一
十九賢亦自然之理也故觀舞者見其目而名之觀
元者數其畫而面之元首四數者非卦也數也其用
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
與天終始始元元九州二十七部八十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戶分爲三卷曰一二三典泰

初歷之巨象亦有顛覆之態焉據之曰三策問之曰休
咎相之曰象類指之曰人事文之曰五行推之曰道
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文不虛
爲其象變虛而不可知故有術術錯雜蓋數文
祝國告十一篇篇曰解利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
存焉元文多故不著之者雖知者之難成各有
離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離其辭曰
客難揚子曰凡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則平
合口舌慶謂於此耳今吾子追抗辭辭說因意影指
獨馳聘於有亡之際而聞言大矧矧薄羣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審實情於此而煩舉者於彼譬
者書於無形者故於無聲始不可乎揚子曰會
若夫大聞言樂譏曲戲之塗茲難見者乎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觀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遇玉通金從豈好爲難哉孰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羽綵麟之將登序天必身身於蒼梧
之淵不陷浮雲異風惡風而上升則不能微舉焉
騰九閭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柱泰
山之高不唯曉則不能浮蓋蓋而散散焉是曰必讓
氏之作易也辭將天地經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
子錯其象而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成定萬物之基具
漢之篇雅頌之聲不虛誦誦誦則不足曰揚鴻烈而
章雄賦蓋得勝爲乎故實爲尸大味必深大音必希
大詰叫呼大道低回是曰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群之行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驟今夫強者高張急激迫趨近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威施德六華辭辭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聲破卒而不肯
與衆鼓援人亡則石板斤而不敗安師曠之謂
鍾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敘君子之謂
也老期有遺言哉我者希此非其操與見諸子
各日其知外馳大氏試嘗聖人即爲怪迂析辨詭辭
目掩世事雖小終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
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歷漢訖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理者常用注
應之漢目爲十三卷東論語號曰注言法言文多不
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使個顯業悉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誥諸誤
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子王道終後漢章非離諸子圖微諸君
子第二

事有本與庫施於德勸不克成本諸身讓修身第三
茫茫大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茲
闕深闕遺第四

神心宵悅經緯萬方事繫諸道篇仁誼通讓問神第
五

明哲燁燁有燭亡讓運于不虞日保天命謂明明第
六

假言周子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通言讓身
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通天訓靈冠于尊倫經諸范五百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聲在於君
民情誰先知第九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和士名臣參差齊不齊也諸聖
神聖第一

仲尼之修述子真道德行顏回股肱曾曹曼及名將
登車之機運述品著書卷第十

君子統緒恒圖奮迪檢押旁聞聖則讓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事神事神莫大於四表

之職心讓孝至第十三
賢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海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名曰爲門下史
雄待詔歲餘未有賞賦始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

劉歆並典帝之初又與黃賢同官當咸成年間莽賢
皆爲三公權傾一時所莫莫不投權而雄三三不能

官及莽篡位謀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後封爵者甚
衆雄復不侯日者老父大轉爲大夫恬於利通如

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日爲
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記

莫著於合韻作訓蒙蒙其善於成茂作州箴賦其深
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對約其

本相與放佚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
皆若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曰爲絕倫王莽

時劉歆與賢皆爲上公莽既日將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日神前事而專于學歆于莽復獻之莽

賢父子投奔四裔辭所遇及復放不諱時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使來求欲收雄雄訟不能自稱道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問閣之曰雄素不畏事何故在此聞
詢問其故劉歆書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清有詔

勿問其京師爲之語日惟夜哀自投閣是清解作符

命雄曰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者獻酒有從雄學而飽雄侯也常從雄居
受其本元法言篇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誦判然尚不能明易又知何言恐後人用
覆瓿亂雄美而不應年七十二天鳳五年卒侯巴
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君綰言獻九閣雄死
諸相祖曰子嘗稱雄雄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
傳觀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幾近而貴遠親見揚子
雲原位容貌不能動人故稱其善言老期著虛無之
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日爲過
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
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能於聖人若使遇過時更問
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譚日爲雄
非聖人而作經術春秋是之君僧贊稱王蓋誅絕
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
終不顯然篇猶其存

揚子部彙考二

宋

仁宗嘉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十月宋咸成進重
廣注揚子法言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景
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

按玉海嘉祐四年十月十六日著作佐耶未成表進
重廣注揚子法言三卷三周云東晉李軌爲注唐

柳宗元制定傳缺糾失五百餘條

嘉祐二年七月揚子始校畢上之又詔直閣呂夏卿校定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嘉祐二年七月揚子始校畢上之

莫宗洽平元年呂夏卿上所校揚子又詔內外制看詳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 按司馬光揚子法言序治平元年呂夏卿上所校揚子

治平二年命國子監以揚子鑄板行世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按司馬光揚子序治平二

年上揚子命國子監鑄板行世
按玉海以校定法言詔內外制看詳治平二年上之

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司馬光撰楊子集注上之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按王海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同馬光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法言集注

上之厚云揚子之文簡而奧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印本揚子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宋史志國子監治書

於天德三年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吳融註自國
子監印之受者學交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譯揚子頌行之

所譯揚子頌行之

揚子部彙考三
吳陸續述元 卷

我續自序續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
揚子雲所遺太元連推求元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

劉景升遺梁國成奇修好鄆州奇將元經自隨時雖
福寫一通年尚暗雅甫學書毛詩王諒人事未能深

系元道真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朱仲子爲作解詁

俊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

廣遠淹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

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說故遂卒有所達就以

止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

目歸休咎之占靡所定取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

傳已續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元不

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葢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九開雄死調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乎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

言大行而元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賀明日被讓太元經知子雲特亟陰陽之數也

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經義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教其道必

顯一代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

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邇藏之以待能者續論

法言而今顯揚歎之應尋於是爲漸固曰法言大行

而元結未嘗因難立稱不必其廢有愈於談禪云必傳願譚與君不見也而元果傳譚所恩過固遠矣平

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邈大顯厥期甚効厥迹述其最復優乎且以歆曆譜之隱

與頑固淺薄之派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
元經廢典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

子玉深慮以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
但令深藏益明元經之爲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

其德典之斯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
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

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輔具含道通敏獻達鈞
深致遠建立元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儲大易孔子

修春秋不能是週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

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遠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

智者識高博學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元經半于處其將與之類果如其言若元道不應天合神半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半子誓言謂不立勿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在克念作聖況範曰肅作聖王制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賴天道履仁故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違聖賢之教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違哉凡人既近而貴遠聞續所云其笑必矣竊值識者有以察焉

宋司馬光太元經集註十卷

按光自序漢五業主事宋末始爲元作解詁吳應林太守陸續作釋音尚書卿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註經及首測宋與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維翰通篇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新作漢元司封員外郎吳祿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宋元而讀之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元疲精神三十餘年茫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註詁不知虛度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司馬光揚子法言集註 卷

按光自序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何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子揚大醇而小疵三千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人之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誣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晚置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

之極致至原曰自然後著書故其所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如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心深矣恐文公之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宣而顯揚子之文簡而奧其簡而奧也故雖知學者多以爲誦子而忽之吾同郡郎中李軾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鄭元履補其缺景祐四年詔爲子監校揚子法言景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昭文館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以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以上之然後命郎中監校板行世故著作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祿皆書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習讀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發願求諸宋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與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相國宋公庠家有書刻部注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員外郎封亦律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軾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刻之或參以諸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釋其音乃釋其義如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

張榜自序法言集 卷

按榜自序法言集者舉法言也法言非宋儒之所稱借援諸儒而孔氏之門之魁乎故雖然猶目之曰揚春秋也是極儒之起於原終於終孔於終以配易也庸詎非儒也其身是儒而又其爲而斤斤乎務以繩人儒也者其謂之何曰蔡氏曰大群小統言提以爲案曰提案鈞元言以爲例義法言

揚子部集考四漢書藝文志

儒家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宋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策

隋書經籍志

儒家

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 揚雄撰李軌注果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

揚子法言十二卷 宋東撰

揚雄自作章句亡

揚子太元經十卷 陸績宋東撰

揚子太元經十卷 蔡文郁注果有揚子太元經十四卷處翻注揚子太元經十三卷陸績注揚子太元經七卷王肅注亡樂又有揚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亡

唐書藝文志

儒家

揚子法言六卷 揚雄撰

宋東注法言十卷

李軌注法言十卷

陸績注揚子太元經十二卷

處翻注太元經十四卷

范望注太元經十四卷

抱朴子太元經十二卷 劉焯注

王涯注太元經六卷

食便太元兩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董子進書

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

宋史藝文志

揚雄太元經十卷又揚子法言十三卷

張春太元正義統論一卷又太元釋文元說二卷

宋惟幹太元經十卷

王涯注太元經六卷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宋咸補注

元劉一卷漢宋及解與陸機釋之

王涯說元一卷

許嗣演元十卷

宋咸太元音一卷

董督太元圖一卷又太元經解一卷

司馬光集注四家揚子十三卷又集注太元經十卷

張行成買元十二卷

師聖元十卷

見說之易元星紀諸二卷

陳漸濟元七卷

宋哀解太元義經決十卷李沂集

徐庸注太元經十二卷又元頤一卷

簡全堂太元略例一卷

朱鄭樵通志

易經類

太元經九卷揚雄撰宋哀注

太元經十卷陸績宋哀注

太元經十卷藝文部注

太元經十二卷陸績注

太元經十四卷虞翻注

太元經十二卷范望注

太元經疏四十六卷章察撰

太元經秘覽二卷章察撰

說元一卷王涯撰

元頤一卷

太元經六卷王涯注

太元經十卷宋維翰注

太元經十卷林瑀注

太元經傳三卷杜元穎撰

太元經疏十八卷郭元亨撰

演元十卷陳漸撰

補正太元經十卷范壽昌撰

太元經釋文一卷林瑀撰

太元經千言一卷程真撰

太元音韻一卷元撰

太元圖一卷林其撰

元圖秘教二卷

太元正義一卷孫昌撰

太元叩鍵一卷

通元十卷管長文撰

洞極真經

潛道一卷司馬溫公作撰太元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揚子所序三十八篇注太元十九篇

本傳元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八篇一百四十三卷七百二十九篇

三卷七百二十九篇分爲三卷曰一二三有首術

錯測推章數文扼圖者一篇皆以解劉元體難

散其文首贊測各爲卷范望散于注中蕭該晉雅

曰案別錄告下有元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

司馬公說元曰易與太元大抵同而性異易重

有二曰曰陰元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

位元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元以

一二三錯于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

合爲三百八十四爻元每首有九贊合爲七百一

十九贊皆當易之曰易有元亨利貞元有固貞兼

管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元天地之策

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

易樣之以四元樣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

象元有二二三謂之三事易有象元有首易有文

元有贊易有變易有訓易有文官元有贊易有贊

解元有贊易稅圖告易有說卦元有數易有序其

元有衡易有變卦元有錯珠塗而同歸百處而一

致皆本于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于道德

仁誠禮也郭元序說云太元圖也于君平郭本

邵子曰元之子易猶地之于天也又曰揚雄作元

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文機曰元紀曰于牛首

者法日也紀氣于中首者法天也以其異于元則

具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元于三易實依違

山而作也注七略曰雄弟子侯官士子作境說

曰元家

法言十二篇

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顯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要不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公冶子柳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于法言者雄詒之雖林禽雀猶不得與也

樂四篇

未詳註雄有琴清英

策
策

本傳及墓誌于虜虜作州嗣後漢劉騷陽揚雄依此處爰作州二千五百漢其九釐乃關節閣又作

第十四釐一州二千五百一衛尉等釐十二釐又作

酒錢見陳遵傳異氏曰雖兒非更易百官優都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讓取利乃作司空書光祿勳衛尉尉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士林丞令等筵及揚光獲徐君燕薨并薨益支十二州釐皆勸人臣執忠等

馬端臨文獻通考

揚子考

楊子法言十三卷

見諸子各以其知舛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
見氏曰漢揚雄撰管仲郭即中李軌注雄妬古聖
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讓此以兼論
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
學自得者少其言將疑聖人斯斯然若影之守形

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
謹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曼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雖規矩斧

陳氏曰凡十二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開兩制校定然後頒行興建寧四注本不同

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溫公集督李軾唐柳宗元國朝朱成風倪
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求諸家所長
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
朱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
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晁氏曰漢

深其後子讀多異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硃其上下發疑以問諸生云楊雄非卓犖不居於其自序廉父盛矣而諸儒偏爲以爲是楚竟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大抵筆之者盡其意隨而失其真曲盡今欲論夫大醇論於小疵其意固能決其曲盡哉今信於廉父之傳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元離雖易然託始高辛太初一厘而爲之故元方有奇分矣凡四面而應三百六句有七百二十九爻有奇分主晝夜以

乎而終於養準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天二十

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

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

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元之所準者也然易

之卦直日其亦如元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

之則雄之爲元不亦善乎不然則元之序亦贅矣

自復姤而爲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

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亨矣其餘一月而四卦

之序云何耳如中孚圖何以爲一日之卦也曰公

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間時而左

行業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

一陽一陰者元相錯之法也然養爲陽而中不爲

陰水火土金土者元相傳之法也然對爲金而漢

不爲土其自相戾如此豈得無訛哉

朱子語錄曰操子爲人思沈潛去思索如臨深淵

長之如它只是去推求然力元亦指虛工夫蓋天

是時只有一箇吉報吉聞非謬者少隱見不隱者

走不得馬牛印卷作三事要作三歲又且寫

走不得歸于去落作三事要作三樣文且有無

無窮有日。是無窮月。不是道理。其無之位未見。

陳氏曰按漢志錫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本

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

分爲三卷有首飾錯別雜筆數文規圖告十一篇

皆以解剝元體查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

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中

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注乃以元首一篇加經贊